

屠茂芹 著



二十世紀華人在海外情已忘世

流浪歌者

三一毛



毛

流浪歌者

三 毛

屠茂芹 著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书 名 流浪歌者·三毛

著 者 屠茂芹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(地址: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:250001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(厂址: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:271000)

版 次 1998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64开(880×1230毫米)

2.1875印张 20幅图 49千字

印 数 1—10000

I S B N 7-80603-301-7/K·85

定 价 4.9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

策 划	马 啸	汪稼明	
主 编	马 啸	宋焕新	
副主编	贺立华	邹宗良	郑训佐
编 委	于建坤	李正堂	林爱莲
	鲍时祥	徐荣街	

# 目 录

## 一 坎坷求学路

1 三岁就迷上了书

5 逃学自闭

15 踏出国门

18 婚姻挫折

## 二 结婚与流浪

20 荷西

24 流浪撒哈拉

36 荷西之死

## 三 回到台湾

45 回台教书

50 成了“明星”作家

55 盛誉下的阴影

#### 四 滚滚红尘

61 《滚滚红尘》的是是非非

69 “金马奖”落选

72 回归大陆

#### 五 三毛之死

84 上吊自杀

88 三毛死因探秘

97 三毛的葬礼

99 三毛死再掀三毛热

#### 六 三毛的文学世界

103 三毛的作品是否真实

113 三毛的写作观

116 一生创作的分期

122 独特的“三毛式”语言

128 三毛的意义与影响

## 一 坎坷求学路

### 三岁就迷上了书

三毛，本名陈平，浙江定海人，1943年3月26日出生于重庆，是家中的老二。三毛的父亲本来给她起名叫陈懋平，是家谱上属于她那一辈的排行。当她三岁学写字的时候，怎么也学不会“懋”字，于是干脆自己做主，把这个难写的“懋”字去掉，改为陈平。

三毛小时候性格独立、冷淡。她不屑于玩一般女孩子过家家、做游戏那一套。她喜欢自己一个人跑到坟地里去玩泥巴，喜欢看宰杀牲畜时人与动物搏斗、动物挣扎那种残酷、激烈的场面。

绝大多数家庭中的老二，都是某种程度的“问题孩子”，跟其他孩子有些不一样，一般都较执拗、叛逆。三毛可以说把这种老二气质发展到极端。主

观、任性、叛逆，使她在求学的过程中，历尽坎坷。

三岁的时候，三毛就迷上了书。

她最早看的书，是《三毛流浪记》、《三毛从军记》，张乐平先生的这两本漫画书，深深地吸引住了小小的三毛，让她一会儿叹息，一会儿格格大笑。

“三毛”看过了，其他凡是书里面有插图的儿童书，三毛也拿来看。小小的年纪，就“玩”过《木偶奇遇记》、《格林兄弟童话》、《安徒生童话集》，还有《爱的教育》、《苦儿寻母记》、《爱丽丝漫游仙境》等童话书。

所以，三毛说她是先看书，后认字的。

上初小时，三毛已沉溺于文学世界不能自拔。鲁迅、巴金、老舍、冰心、周作人等人的作品，虽然有些能懂，有些不能懂，凡是能到手的书，三毛就埋头看进去。后来，这些书成了“禁书”，不能看了。正好，这时三毛家附近，出现了一家书店——建国书店。建国书店不仅卖书，也向外租书。她开始无休无止地缠住母亲要零钱，一得到钱，就往建国书店跑，所有的零钱都换成了书。有时候要



不到钱，母亲不在的时候，她便去翻母亲的针线盒、旧皮包、外套口袋，只要翻出一毛钱来，她就赶紧往建国书店跑。

看完书店所有的儿童书，三毛又开始向其他书籍进攻。《红花侠》、《三剑客》、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、《唐·吉珂德》、《简爱》等等。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她得到一本《红楼梦》，一下子就看痴了。但当时面临毕业升学，课业一天比一天重，回家后的功课多得做不完，根本没有时间看小说。但《红楼梦》让她寝食难安，放不下，忘不了。没办法，她只能在课堂上偷看，把书盖在裙子下面，老师回头写黑板时，她再看。当看到宝玉失踪，贾政泊舟在客地，当时，天下着茫茫大雪，贾政写家书，正想到宝玉，突然见到岸边雪地上一个披着红猩猩斗篷、光着头、赤着脚的人向他倒身大拜下去，贾政连忙站起来要回礼，再看，那人双手合十，面上似悲似喜，这不是宝玉吗？这时候突然上来一僧一道，挟着宝玉高歌而去——

“我所居兮，青埂之峰；我所游兮，  
鸿蒙太空，谁与我逝兮，吾谁与从？渺渺

茫茫兮，归彼大荒！”

当三毛看到这里，抬起头来，愣愣地望着前面同学的后背，呆在那儿，忘了身在何处，心里有股无法言说的滋味。她痴痴地坐着，痴痴地听着，好像老师在很远的地方，叫着她的名字，可是她竟没有回答。

老师看她那种神情，以为她病了，居然也没有骂她，过来摸摸她的额头，问她：“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三毛默默地摇摇头，恍惚地笑了一笑。

三毛体味到了一种真正文学的境界。从此，三毛决定，自己今后的日子，要追寻文学的美，而不是去念那枯燥乏味的数学。毕业时，许多同学唱着毕业歌失声痛哭，三毛没有，她想，这下好了，我自由了，再也不用偷偷地看小说了。当老师发志愿单时，发到三毛，她说：“我不用了，因为我决定不再进中学了。”

大人当然不会理会小孩子这种任性的愿望。晚上，父亲母亲在灯下仔细地读表，父亲一笔一笔地填上。三毛躺在被窝里，为自己是一个小孩子，不

能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，悲哀地哭泣。

## 逃学自闭

三毛考上的是一女中，是重点学校。她并没有荣耀之感。她对小说的兴趣，远远超过了那些枯燥的课程。升初二的那个夏天，父亲晒木箱，在一堆旧衣物下面，发现了一大堆中国通俗小说。这个发现，让三毛惊喜万分。整个暑假，她就泡在这些书里，直看得天昏地暗，没了时空感，忘了自己，忘了一切。

开学后，三毛依然放不下这些书。上学放学的公共汽车上，她抱着司机身后的柱子，读着《水浒传》。中国古典小说特有的魅力，把她紧紧地吸引住了。课下她读这些书，课堂上，她则回味书中的细节、精彩处，功课是完全荒疏了。结果，第一次月考下来，她有四门功课不及格。父母严重地警告她，再这样下去，要留级了。这样的成绩，三毛自己也感到羞耻。于是她放下了心爱的小说，拿起了课本，把心思集中在学业上，跟每一位老师合作。不久以后的一次数学小考，她得了个满分。数学老

师不能相信这样惊人的进步，认定三毛作弊。当她逼问时，三毛回答她：“就算你是老师，也不能这样侮辱我。”老师看她居然这样嘴硬，就单独给三毛出了一张考卷，三毛一道题也没能做出，吃了鸭蛋。老师把她叫到讲台上，用墨汁在她的脸上画了两个大大的0，说：“你爱吃鸭蛋，老师给你吃两个大鸭蛋。现在，转过去给全班同学看看。”全班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哄笑，老师意犹未尽，逼着三毛到走廊上走一圈，三毛像木偶一样地走出，走廊上的同学一阵惊叫、大笑。

有好一阵子，三毛恨得想杀死这个老师。

这一次人格的羞辱，使倔强的三毛，决意不再学那些枯燥的东西。对学校，她从心里感到恐惧、不安。每天早晨，她照常背着书包，却不到学校里去。而是跑到离学校不远的坟地里，“饱餐”文学作品。家里知道后，母亲每天送她到学校，直到三毛走进教室才放心。

三毛仍然逃学，坐一节课后，拿起书包逃出学校，也不再上坟地去，干脆跑到省立图书馆，一天啃一本好书，常常看到放学时间已过，忘了回家。

父母的一切办法用尽，只能让三毛休学回家。

一个正当学龄的孩子，不是因为健康原因休学在家，在一般世人眼里，等于是自暴自弃，自毁前程。母亲的眼泪，父亲的长叹，使刚烈倔强的三毛，觉得自己成了家庭的耻辱，社会的罪人。她患了严重的自闭症。父亲问她：“你这样子怎么办？不上学，不说话，也不出来交朋友，我要把你怎么办？”她不吭声，“你废了！”她仍然不理睬。她每日缩在自己房中，连饭都是由母亲端进房中。她害怕看见父亲那紧皱的眉头，害怕听姐弟谈学校的事。她把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，心理是极端地自卑敏感，姐弟或父母的一句话，就会极大地伤害她，就会大哭大闹。终于，在一个台风的夜晚，13岁的三毛，割腕自杀，幸而被及时发现。她的手腕上缝了28针。这28个针痕，一直留在她的左手臂上，成了她叛逆少年时代的一个印记。

除了文学，三毛另外一个兴趣是绘画，跟随“五月画会”的顾福生学画，是三毛一点点战胜自卑，走出自闭的开始。

受教于顾福生之前，三毛已在家中关了三年多。世界如何风云变换，季节怎样春去秋来，在她，已是全然麻木不觉。《蓦然回首》这篇文章里，



少女时代



少女时代

三毛描叙了她当时的情景：

“我的天地，只有那幢旧式的房子、父亲母亲、放学时归来的姐弟，而这些人，我是绝不主动去接触的。

向街的大门，是没有意义的，对我，街上没有可走的路。

……

出门使我害怕，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东西，父母用尽一切爱心和忍耐，都找不出我自闭的症结。当然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只有反抗更重，后来，我便不出门了。”

一个偶然的机，三毛看到了一张顾福生学生的画，她一下子被这张画吸引住，拿着它不能放手。父母看见孩子对小说以外的东西感兴趣，赶紧联系，让三毛去学一技之长。

第一次课，三毛还是胆怯得不敢去，听着母亲打电话改期，她趴在床上静静地撕枕头套里的棉絮。



当三毛终于不得不站在顾福生家的深宅大院门外时，她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恐惧和要逃走的欲望，惶恐地按了门铃。

两个月的素描下来，笔下的东西难以成形，自卑的三毛，变得更加神经质，对老师的歉疚一日日加深，觉着自己是一块不堪造就之材，只是在浪费老师的时间。她对老师说：“没有造就了，不能再累你，以后不要再来的好！”

好在三毛这次碰上的是有爱心、有耐心的老师。三毛的素描成绩差，他就让她改画水彩，而且称赞三毛的感觉好，鼓励她写文章，并把《笔汇》、《现代文学》等杂志借给她看。

从这些杂志里，三毛第一次看到了波特莱尔、卡缪、里尔克、卡夫卡、劳伦斯，也看到了陈映真写的《我的弟弟康雄》。如果说三毛在此前的阅读，只是沉迷与欣赏，那么这时的阅读，则是一场灵魂之间的交融。她第一次发现了与自己相似的灵魂，她觉得自己不再孤单寂寞，她如同发现了新大陆般的兴奋。

再见顾福生时，三毛说了又说，讲了又讲，问了又问，完全换了个人。顾福生只是用微笑表示他